

裴氏世譜

卷三—卷四

裴氏世譜卷三目錄

列傳目上

漢

遵 附暉、茂

魏晉

潛

秀 附濟、慄

楷 附興、增

遐

邈

憲 附托、毅

顛 附萬

綽 附盾

邵

巖

南北朝

駿

安祖

脩 附務

宣

莊伯 附獻伯

芬之 附涉、僑尼、崩之、葵之

彥先

植 附棧

瑜 附堪

他 附執

讞之 附謀之

顛

之高 附載

之橫 附風寶

澤

詢 附美

叔業

約 附英起、成起

颺

粲 附舍

讓之

訥之

遼

之平

延僑 附元直、敬獻、桃弓

良 附叔社

敬憲

藹之 附測

藹之

烟 附試

衍 附嵩

諷之

謁之

之禮

忌

夙 附範、礙

仲規 附伯珍

伯茂 附孝才

叔義

景融

景顏

聿 附子袖

俠 附祥

果 附孝仁

慶孫 附子榮

瑗 附夷吾

遼

文舉 附育、神

寬 附美室

漢 附鏡凡

尼 附之厲、師凡

鴻

松之 附顯

昭明

子野 附壽

隋

肅

政 附南金

蘊 附情

子通

仁基 附行儼

齊

裴氏世譜卷三目錄終

裴氏世譜卷三

光祿大夫，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，兼理軍務，加二級，紀錄五次，喬孫律度重脩。

列傳

漢

遵，雲中人燉煌太守。光武十七年，莎車王遣使奉獻，請都護，許之。遵上言：

「藩人不可假以大權，且令諸國失望。」詔收還都護印綬，更賜賢漢大將軍印

綬。使者不肯易，遵迫奪之。二十一年，車師等十六國遣子人侍，願得都護。冀且息兵。遵以狀聞，帝許之。又平蜀有功，自雲中徙居安邑。曾孫并州刺史、度

遼將軍暉，順帝永建初定籍聞喜。暉子茂，字巨光，靈帝時歷縣令、郡守、尚書。

建安初，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，討李傕有功，封陽吉平侯。侯三子潛、徽、輯。

三國魏

潛，茂子也，字文行。少不脩細行，爲父所薄。獻帝朝避亂荊州，劉表待以賓禮。

潛謂所親王粲、司馬芝曰：「劉牧非霸王之才，欲西伯自處，敗無日矣。」遂南過（一）長沙。太祖定荊州，以潛參丞相軍事，出歷三縣令，入爲倉曹屬。太祖問曰：

「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，卿以備才略如何？」曰：「使居中國，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。若乘間守險，足爲一方主。」時代郡大亂，以潛爲太守。烏九王及其大人

凡三人，各自稱單于，專郡事，前守莫能制。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，潛辭

曰：「代郡戶口殷衆，士馬控弦，動有萬數。單于自知放橫日久，內不自安，今多將兵往，必懼而拒境。少將則不見憚，宜以計圖之。」遂單車之郡。撫之以

靜，單于驚喜，脫帽稽顙，悉還所略婦女器物。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、郭端等十餘人。北邊大震，百姓歸心。三年還，爲丞相理曹掾。太祖褒稱

之。潛曰：「潛於百姓雖寬，於諸胡爲峻，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。

彼素驕恣，過寬必弛，既弛又將攝以法，此訟爭所由生也。以勢料之，代必復叛。」太祖深悔之。後數十日，三單于反，乃遣鄴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。潛出爲沛國相，遷兗州刺史。太祖次摩陂，歎其軍陳整齊，特加賞賜。文帝踐阼，入爲散騎常侍，出爲魏郡、潁川典農中郎。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，由是農官進仕路泰。遷荊州刺史，賜爵關內侯。明帝即位，入爲尚書，出爲河南尹，轉太尉、軍師、大司農、吏部尚書、同平章事，封清陽亭侯，邑二百戶，入爲尚書令。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，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。喪父，去官。拜光祿大夫。正始五年薨。追贈太常，又贈開國公，謚曰貞侯。初，潛自感所生微賤，無舅氏，又爲父所不禮，即折節仕進，雖多所更歷，清省恪然。每之官，不將妻子，妻子貧乏，織藜苳自供。爲兗州時，嘗作一胡床，及去，留以掛柱。又以父在京師，出入薄輦車，群弟之田廬，常步行，家人小大，或并日而食。其家教，上下相奉，事有似於石奮，其履檢校度，自魏興，少能及者。遺令儉葬，墓中惟置一坐，瓦

器數枚，餘無所設。子秀。

校記。

〔一〕、通，三國志裴潛傳作「適」。

晉

秀字秀彥，潛子也，少好學，有風操，八歲能屬文。叔父徽有盛名，賓客詣徽者，出必過秀。秀母賤，嫡母宣氏〔一〕不之禮，嘗使進饌於客，客皆起。秀母曰：「微賤如此，爲小兒也。」宣氏知之，遂加禮。時人語曰：「後進領袖有裴秀。」同邑毋邱儉薦於大將軍曹爽曰：「生而岐嶷，長蹈自然。博學強記，無文不該，孝友著於鄉黨，高聲聞於遠近，誠宜弼佐謨明，助和鼎味，毗贊大府，光昭盛化。」爽乃辟爲掾，襲父侯爵。遷黃門侍郎。爽誅，以故吏免。頃之，爲廷尉，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，多見信納，遷散騎常侍。帝之討諸葛誕也，秀與尚書僕射陳泰、黃門侍郎鍾會，以行臺從參謀略。誕平，轉尚書，進封魯陽鄉侯，增邑

千戶。常道鄉公立，以豫議定策，進爵縣侯，增邑七百戶。遷尚書僕射。魏咸熙初，釐革憲司。時荀頴定禮儀，賈充正法律，而秀改官制，於是秀封濟川侯，地方六十里，邑千四百戶，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。初，文帝未定嗣，屬意舞陽侯攸，武帝懼不得立，問秀曰：「人有相否？」因以奇表示之。秀後言於文帝曰：「中撫軍，人望既茂，天表如此，非人臣相也。」由是世子乃定。武帝即王位，拜尚書令、右光祿大夫，開府加給事中。及帝受禪，加左光祿大夫，封鉅鹿郡公，邑三千戶。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：「與尚書令裴秀相知，望其爲益。」有司奏聞，詔曰：「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，此古人所難，交關人事，詡之罪耳，豈尚書令能防乎。勿問。」司隸校尉李熹復上言：「騎都尉劉尚爲尚書令，秀占官稻田，求禁止。」詔又以「秀幹翼朝政，勳在王室，不可以小疵掩大德。」使推正尚罪，而解秀禁止焉。未幾，詔秀爲司空。秀儒學洽聞，留心政事，當禪代之際，總納言之要。創制朝儀，廣陳刑政，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。高貴鄉公東堂講

謙，號秀爲儒林文人。又以職在地官，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，甄摭舊文，隨事注列，奏之，藏於秘府。泰始七年薨，年四十八。詔曰：司空經德履哲，體蹈儒雅。佐命翼世，勳業弘茂。方期宣猷敷制，爲世宗範，不幸薨殂。朕甚痛之。其賜秘器朝服一具、衣一襲、錢三十萬、布百匹，謚曰元初。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，宜使諸卿任職，又言平吳事，未及奏而薨。其友得表草上之，詔報曰：「司空薨痛，悼不能去心。又得表草，雖在危困，不忘王室。盡忠憂國，省益傷切。」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王公，配享廟庭。子二：濬、頴。濬嗣位，至散騎常侍，早卒。濬子憬，封高陽亭侯。

校記：

〔一〕、室氏：世譜原文缺「氏」字，據晉書裴秀傳加。

楷，字叔則，徽子也。明悟有識量，風神高邁，儀容俊爽，博涉群書，尤精老易，弱冠即知名，比之王戎。時稱玉人，曰：「見叔則若玉山上行，光映人

目。鍾會薦之文帝，臂相國掾，遷尚書郎。賈充改定律令，以楷爲定科郎。事畢，詔楷於御前執讀，平議當否。楷善宣吐，左右屬目，聽者忘倦。武帝爲撫軍，妙選僚寀，以楷爲參軍事。會吏部郎闕，文帝問其人，鍾會曰：「裴楷精通，王戎簡要，皆其選也。」卒用楷。轉中書郎，出入宮省，見者肅然改容。武帝初登阼，探策以卜世數，得「一」，帝不悅，群臣失色，楷從容進曰：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。」帝大悅，群臣皆賀。俄拜散騎侍郎，曩遷散騎常侍，河內太守，入爲屯騎校尉，右軍將軍，轉侍中。時梁、趙二王爲國，貴屬勢重一時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，以散親族。嘗營別宅，從兄衍見而悅之，即推與焉。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，慢傲過度，崇欲表免之，楷曰：「足下飲人狂藥，責人正禮，不亦乖乎？」崇乃止。帝問得失，對曰：「陛下受命，四海承風，所以未比德堯、舜者，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。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，不宜示人以私。」時任愷、庾純亦以充爲言，遂出充爲關中都督。

充納女於太子，乃止。楷子瓚娶楊駿女，然楷素輕駿，駿既執政，轉爲衛尉，遷太子少師，優游無事，默如也。及駿誅，以婚親收楷廷尉，將加法，容色自若。仍索紙筆與親故書。賴侍山傳祇救免。太保衛瓘、太宰亮稱：「楷真不阿附，宜賞爵土。」乃封臨海侯，邑二千戶，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，加散騎常侍。瑋怨瓘，亮斥已任楷，楷聞之，不敢拜，轉爲尚書。長子與先娶亮女，女適衛瓘子，楷慮內難未已，求出外鎮，除安南將軍，都督荊州諸軍事。垂當發，瑋果矯詔誅亮，瓘以楷前奪已中候，又與亮瓘婚視，密遣討楷。楷聞變，單車入城，匿妻父王渾家，與亮小子一夜八徙，乃免。瑋既伏誅，以楷爲中書令，與張華、王戎並管機要，加光祿大夫，開府儀同三司。疾篤，詔遣黃門郎王衍省之，楷回眸囑曰：「竟未相識。」衍深歎其神儻。年五十五卒，謚曰元。至今人稱其鄉曰清通鄉。楷有知人之鑑，初在河南樂廣僑居，郡界未知名，楷見而奇之，致於宰府。嘗目夏侯元云：「肅肅如入宗廟，但見禮樂器；鍾會，如觀武庫森森，但見矛戟在

前；傳嘏、汪翔靡所不見；山濤若登山臨下，幽然深遠。」子五人：興、瓚、憲、禮、遜。興字祖明，襲父爵，官至散騎常侍，卒謚曰簡。瓚字國寶，中書郎，風神高邁，見者敬之，王綏每從之遊。綏父戎曰：「彼不來，汝數往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國寶雖不知綏，綏自知國寶耳。」楊駿之誅，爲亂兵所害。

遐（一），字叔道，瓚子也。元帝朝都官郎中，太傅主簿。一日在周馥所，馥設主人，遐與人圍棋，司馬行酒，遐正戲不時爲飲，司馬恚，曳遐墮地，遐還坐，顏色不變，復戲如故。王夷甫問當時何能如是，遐曰：「直是闇當故耳。善談名理，嘗與河南郭象談論，一座歎服。」

校記：

〔一〕裝遐，晉書裴楷傳附。晉書說：「楷弟詳，字季舒……官至黃門侍郎，長水校尉。詳子遐……」這裏說是「瓚子」。二說異，存疑。

遐字景聲，少有通才，從兄頽器賞之。每與清言，終日達曙。嘗詣王夷甫肆言極

罵，要王答已，欲以分謗，王不爲動色。徐曰：「白眼兒遂作。」歷太傅從事中郎、左司馬、監東海王軍事。少爲文士而經事，爲將雖非其才，而以罕重稱。

憲，字景思。少而穎悟，好交輕俠，及弱冠，更折節尚儒學，足不踰閫者數年。陳郡謝鯤、潁川庾敳，皆雋朗士也，見而奇之，曰：「裴憲鯁亮宏達，通機識命，不知其何如父？至於深弘保素，不以世務嬰心，其殆過之。」初侍講東宮，歷黃門吏部郎侍中、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、北中郎將、假節。王浚承制，以爲尚書。

永嘉末，浚爲石勒所破，棘嵩等莫不謝罪軍門，貢賂交錯，惟憲及荀綽恬然，私室勒素，聞其名召而謂之曰：「王浚虐暴幽州，人鬼同疾。孤恭行乾憲，拯茲黎元。羈舊咸歡，慶謝交路。二君齊惡，傲威誠信，岨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。」憲神色侃然，泣而對曰：「臣等世荷晉恩，浚雖兇羸醜正，尚晉之遺藩，雖欣聖化。義岨誠心。且武王伐紂，表商容之閭，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。明公不欲以道化厲物，必欲刑忍爲始，防風之戮，臣之分也。請就辟有司。」不拜而出，勒

義之，待以賓禮。勒乃薄王浚官寮親屬，皆貲至巨萬，惟憲與綽家有書百餘卷，鹽米各十數斛而已。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：「名不虛也，吾不喜得幽州，喜獲二子。」署憲從事中郎，出爲長樂太守。及勒僭號，爲撰朝儀，署太中大夫，遷司徒。季龍之世，彌加禮重。憲二子：「曰挹，曰毅，並以文才知名。毅仕季龍爲太子中庶子，散騎常侍。挹、毅俱豪俠耽酒，好臧否人物，與河間邢魚有隙，魚竊乘毅馬奔段遼，爲人所獲，誣毅使已以季龍當襲鮮卑，告之爲備。時季龍適謀伐遼，與魚辭符，季龍悉誅挹、毅，憲坐免。未幾，復光祿大夫、司徒。太傅封安定郡公。卒。以族人峙子邁爲嗣。」

頽，字逸民，秀子也。弘雅有遠識，博學稽古，自少知名。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：「頽若武庫五兵，縱橫一時之傑也。」賈充，頽從母夫也，表秀有佐命勳，不幸嫡長喪亡，遺孤稚弱，頽才德英茂，足隆國嗣，詔頽襲爵。頽固讓，不許。太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子，遷散騎常侍。惠帝即位，轉國子祭酒，兼右軍將軍。楊駿

之變，其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，遇頤問太傅所在，頤給之曰：「向於西掖門遇之，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。」豫曰：「吾何之？」曰：「宜至廷尉。」豫遂委而去。尋詔頤代豫領左軍將軍，屯萬春門。及駿誅，以功當封武昌侯，頤請以封憬，帝竟封頤次子該，該尚公主。頤苦陳憬本承嫡，宜襲鉅鹿，先帝恩旨，辭不獲命，武昌之封，請以封憬，弗聽，封憬高陽亭侯。遷頤侍中，頤奏脩國學，刻石寫經，皇子講釋，莫祀孔子，飲饗射侯，甚有儀序，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，鑄鐘鑿磬以備郊廟，朝享禮樂。頤通博多聞，兼明醫術，荀勗之脩律度也，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奇，頤上言宜改度量，即未能悉革，可先改太醫權衡，此若差違，遂失神農、岐伯之正，藥物輕重分兩乖互傷害爲深，古尋攷而今短折，未必不由此也。以賈后不說太子，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，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宿衛東宮。遷尚書侍中，加光祿大夫。慮賈后亂政，與司空張華、侍中賈模議廢之，而立謝淑妃。模、華皆曰：「帝無廢意，吾等可專行乎？且諸王